

家庭阵线

——
里根女儿的自传体小说

〔美〕

帕蒂·戴维斯著

陆斌译

● 里根总统的发迹史

美国生活



80843

K837.127

4324

HOMEFRONT

家庭阵线

——里根女儿的自传体小说

〔美〕帕蒂·戴维斯著 陆斌译 王重沧 萧耀珍审校

湖南文艺出版社



京电力大 00123255

家庭阵线

〔美〕帕蒂·戴维斯 著

陆 斌 译

责任编辑：徐胤才

装帧设计：宋铭辉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三厂印刷

*

1987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25 插页：2 字数：202,000

印数：1——100,000

ISBN7—5404—0064—1 / I · 60

统一书号：10456·241 定价：1.95元

译者的话

文学艺术是联系人与现实关系的一种中介，它来源于客观现实，又作用于人的心理。人们可以从文学艺术中更真实、更具体地了解以往的历史，或体会发生在自己四周的种种变化。因此，真实是文学艺术产生美感效应的基本要求。在这一方面，帕蒂·戴维斯具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现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女儿，她不仅具有普通美国人的经历，而且还有别人不可能感受到的政客子弟的深刻体会。她的处女作《家庭阵线》之所以能一举成为畅销书，而且能使她父亲备感恼火，究其原因主要也在于此。

美国六十年代的年青人，因其政治思想、道德观念、生活情趣诸方面和老一代人，特别是统治阶层中的老一代人格格不入，曾被蔑称为“垮掉的一代”。书中女主人公贝思是个酷爱生活，心地善良，又颇有胆识、才干的姑娘。然而她的父亲罗伯特·坎菲尔德却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政客。他之所以能以其舌辩之才从广播电台的汽车推销员平步青云成为加州州长，最后爬上总统宝座，这与他在和善的面目后面忠实地代

表着美国统治集团好战的本性是分不开的。这也就势必导致他与其女儿之间的分歧和冲突。这种冲突决非正常意义上的家庭不和，更不是她母亲哈丽特·坎菲尔德一再申斥的所谓子女对父母的“不忠”，它是美国人民和统治集团意志冲突的缩影。

作者现年三十三岁，正好与她笔下的女主人公贝思是时代的同龄人。书中贝思从情窦初绽至苦闷吸毒抽大麻，最后投身反战运动，成为大学反战运动的积极分子，显然是作者本人，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是这一代人精神风貌的写照。他们热爱和平，不愿在战争中充当炮灰，在国民警卫队的残酷镇压下不畏强暴的可歌可泣壮举已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书中，肯特州的枪声，警棍无情殴打手无寸铁的学生，联邦调查局特工追踪诬陷进步人士这些史实都在作者有力的笔触下获得了生动的艺术再现，读来使人感到可信、可敬。

这代人反逆行为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作者不仅从政治思想上对她的青年朋友作了刻意的描绘，而且还以其女作家特有的细腻手法勾划了他们对家庭、生活、幸福的不同观点，以及他们性生活的一些侧面。女主人公贝思和在越南战场上干着杀戮勾当的男友格雷格之所以会产生持久不断的绵绵缠情，是因为他们在不同的生活经历中有一条痛恨政权将他们推入痛苦深渊的共同纽带。她和安东尼及怀尔德的寻欢作乐是出于逃避因备受战争摧残而悲忿厌世的男友格雷格的离去以及社会和家庭里反动政治的强大压力所造成的精神空虚。

她的这些性行为遭到了隶属正统派父母的严厉训斥。她父亲俨然以上帝的口吻谴责这是“罪过”。贝思则反唇相讥称这是他假冒上帝的旨意表达自己的看法，“除非当时你们和上帝进行过我所不知道的私下对话”。对制造这场悲剧的总罪魁企图倒打一耙的行径，这短短几个字不啻是一种大快人心的巧妙嘲弄。

作者对主人公贝思的母亲哈丽特在这个问题上的伪善表现，刻画得是比较淋漓尽致的。当她听到了女儿的一些情况之后鄙夷地认为这些都是“非自然的性行为”，“这代人道德水准的下降真令人感到可怕”。然而她为下一代树立的女性楷模究竟是什么呢？她的言行告诉我们，这个楷模无非就是她自己，即能为丈夫事业放弃自己追求的贤良妻子和始终忠诚家庭利益的孝女。她喋喋不休地向贝思灌输的是自己母亲那至死不向丈夫透露内心痛苦的自持力。她为“婚姻、家庭精心构造的宫殿”是丈夫的仕途和由此而带来的荣华富贵。这对积极追求自身解放的新时代妇女以及希望摆脱各种束缚，谋求婚姻、事业兼得的女性来说自然是水火不相容的。

美国《新闻周刊》杂志载文称《家庭阵线》这本书为“几乎不加掩饰的自传体小说”。总统里根在女儿的这本书出版之后曾煞有介事地翻阅了一遍，但看过之后却慌忙宣称书中内容“纯属虚构”，而里根夫人南希却气得对此书不屑一顾。从这一小插曲也可以看出书中展现的确是一群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书是以贝思和格雷格双双从逃避现实转回到现实斗争中

来为结束的，这说明“垮了的一代”并没有垮，他们已在斗争中更加成熟了。这本书的出现对我们了解美国人民，特别是六十年代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的心理、感情，以及美国社会的现状都有很大的好处。我们第二军医大学外语教研室有幸组织这本书的翻译工作，不过因水平有限，加上时间紧迫，难免有错误之处，望读者指正。《家庭阵线》这本中译本的出版全仗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此书是由萧耀珍、王重沧、冯小诗、刘敏宜、张鸣、吴嘉中六人翻译，萧耀珍、王重沧审校的。

译 者

一九八六年二月

开 场 白

在那一眼望不到头的汽车阵里，我们被推推搡搡地塞进了一辆最晶光闪亮的豪华轿车。我从车窗偷眼观看总统就职大典——首都的热闹气氛；那放纵狂热的场面简直和五十年代飞碟在首府从天而降的电影镜头毫无差别。人群沸腾，街道实行了交通管制，直升飞机在头顶上呼呼地盘旋。汽笛声在大厦间回响，鸣叫着撞击我的耳鼓。时间飞逝，不大一会功夫，在暮色苍苍的大地上，我父亲宣誓就任了美国总统。

到了白宫我们被让到楼上，仆人都在那儿伫立恭候，准备做自我介绍，其他一些非正式工作人员到处奔忙。我父亲快步走进起居室，坐在长沙发椅上环视一周，象是试图使之渗进脑子里：这儿就是他的家了。

“您要什么吗？总统先生。”

“先生，车队安排在八点离去。”

“有几份报纸给您送来了，先生。”

布赖恩蹑蹑跚跚地走进了起居室，脸从高高的天花板转到琥珀色的油画上，接着又转到又厚又软的地毯上。

“这就是他们给您作社交开会用的住宅，爸爸？”

他用手推了推墙，好象它会裂开通向一条暗道似的。“有点旧了，希望这儿没有白蚂蚁。”

“布赖恩”，母亲面有愠色地说道，“你一直就穿着这双牛仔靴子来配这一身漂亮的西装？”

他低下头看了看：“怪不得摄影师一直对着我的两只脚拍照。”

我父亲正在舐着手指，翻阅一大批文件。“我说，哈丽特，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用家里的那本旧圣经来宣誓。装订的地方都松散了，当时我觉得它整个象是要散架、要给风吹散似的。”

“可是，没散架啊，亲爱的。整个过程无懈可击。伊丽莎白，你在等格雷格的电话一事告诉总机了吗？到时候他们可以给你接过来。”

“两次啦，妈妈。”

“他什么时候到？”

“今天晚上过些时候。”

我母亲一边说话一边在每个房间里跑进跑出，检查家具、窗帘和墙壁。

“这儿的经历实在太多了！想想看，有多少人曾经在这幢房子里住过！可是，唉呀，我真等不及了，这里应尽快重新装修一番。”

我对这一切感到麻木不仁，尽管自己竭力幻想，并设想自己为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而感到骇然，等等。这儿有点象是我误入的一个场合。我从窗户望出去，看见人们远远地聚集在大门外，紧贴着大铁门，隔着铁栏杆往里瞧。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如果他们得知我这会儿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而远远地站在大门外的他们倒反而与这一历史性大事干系甚大。虽然我感觉很不自在，并且没有真实感，但是就职典礼本身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出乎预料的事。早在我还抱娃娃玩的时候，我就已开始为它做准备了，尽管这场准备是极为不成功的。

1

在我等电话的当儿，以前的岁月重在我脑海里闪现……我记起一个夜晚，即在我们家里逐渐地到处摆满各式各样玻璃的、陶瓷的和木雕的大象，以及用钩针钩上白宫图案和“勇往直前”四个鲜红大字的枕头之前的一个夜晚。想着想着我就感觉有股寒气从膝盖骨往上一直冒到胃部——这种透彻心脾的冷感的形成已有好多年了。

我们在加州居住的那些年头里，凡家庭会议均在我父母的卧室里举行。一九六五年的那个夜晚，我们又在那间小屋里聚齐了。父亲和母亲坐在摆在壁炉前的两把冷色蓝绵缎椅子上，而我呢，坐在他们的床头那儿，正好围成适合这类场合的半圆形。布赖恩那年只有十一岁，爱看电视，对有要事商量而被叫到这里来开会，总表现出一股子漫不经心的劲头。此时他正手脚伸开地坐在地板上。那是夏天的一个夜晚，我在倾听通往花园的落地窗外面的蟋蟀唧唧鸣叫声。一股热气

顺着烟囱吹进来，送来一股去年烧过火的壁炉的气味。

“我要我们全家人都来这儿的原因，”父亲说，“是因为我作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

我感到胃在收缩，眼睛开始向四处搜寻逃路。在壁炉台的上方，我的目光落到了母亲和我的一幅画像上，那是在我大约两岁那年请人画的。我们的记忆能延伸多远呢？中学时有一位女同学，她的马就拴在我的马旁边，有一次她告诉我说她还记得自己在子宫里的感觉。她回忆得起她自己出生时的情景。还有人说他们的记忆延伸得比这还要远——他们甚至回忆得起上一世人生中所发生的事情。我感到大惑不解的是，许多事情我能记得当初的感受，却想不起具体怎么回事。

画像里，那轻柔明亮的水彩颜色中，惹人注意的是我那对黑色的、睁得大大的眼睛，它们凝视着的好象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然而却充满了疑问的神情。每当我走过这幅画时，我都不免要被自己小时候的那对眼睛吸引住，但是我一点也记不得这幅画是怎么画成功的了。我只记得铁楼梯，潮湿的墙壁，以及我们上楼往艺术家画室走去时，脚步发出的空洞带回响的声音。尽管我做过多少次努力，我的回忆就是超越不了那个楼梯。

“伊丽莎白，你在听你父亲说话吗？”

“是的，妈妈。”

“没有，你没在听，你又在发愣呐。”

我回过头去看着我父亲，他在等待。

“不久我就要宣布这一决定”，他接着说，“但是我认为

先告诉你们孩子们为好。

“妈妈已经知道了？”布赖恩以无所谓的神情问道，一边用手比划着枪的样子，瞄准摆在旁边小桌上的水晶玻璃花瓶。

“她当然知道。”我告诉他说。

她知道，我也知道。在前几个月里，这事早已显而易见了——讲演，新闻大标题，还有那些络绎不绝的陌生人——然而我难道不是知道得更早吗？小些时候我就已经有所觉察了。因为不知其具体是些什么，因此很惧怕。同时也感到有一种力量将把我们全家导向毁灭。

“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再三，”他继续说道，“我决定竞选州长。”

布赖恩转头对着他们，用胳膊肘支撑着自己。“我得转学吗？”他问道，毫不掩饰他的厌恶。“我们得搬到萨克拉门托去住吗？”

“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就要过那座桥啦。”我母亲说道。

我不象我的父母，我喜欢寻觅各种桥梁——真实的和想象中的——然后根据它们来制定我的行动方向。我坐在那里凝视着来自东方的地毯上的旋曲花纹，它们那令人永远猜不透的奥秘使我走了神。

“你们有什么要问的吗？”我妈妈说道，“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抬起头来看看我父亲，“是什么促使你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呢，爸爸？”

“嗯，贝思，”他转过身对我说，“你是一个很机灵的女

孩，你亲眼看到了最近几年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不少的人都指望着我。他们都是些重要人物，好人，你总不能叫我让他们失望吧，是不是？”

“不！他们为什么这么重要？他们为什么比我们还重要？为什么不能……”

“伊丽莎白！”我母亲的声音打断了我的一连串的抱怨。“这是你父亲一生当中的一个重大抉择，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飞黄腾达的好机会，为此你应当感到骄傲。甚至有人认为说不定哪天他会当总统呐。”

“总统？”布赖恩脱口而出，“那我在哪儿上学啊？白宫还是其他地方？华盛顿也许连小孩都没有！”

“好啦，布赖恩。”我说道，“这不是主要的。”

“那你主要想说什么，贝思？”我父亲耐心地问道。

我不知道。难道我是想告诉他，我不希望他当州长，希望他与他和我母亲为之奋斗已久的那种生活一刀两断？这时我想到了布赖恩房间里的那个壁橱，我们小时候经常在那里玩藏猫儿。壁橱门一开，灯就咔嗒一声亮了，门一关灯就灭了。这是我所去过的最暗的地方。可是此时我真想躲进那里，但是十六岁啦。怎么还能躲在壁橱里！

“哦，我要讲的话完了。”我父亲说道，“真诚希望我今天没有使你们每个人感到扫兴。”

布赖恩又回去看电视了。而我呢，走出去来到游泳池边，欣赏着城市的灯光。闪闪烁烁，很象是缀在黑色天鹅绒上的一颗颗钻石。我是从德汶回家度假的。德汶是北亚利桑那州的

一所住宿中学。那里晚上看不见灯光，仅有隐藏在黑暗中的大片沙漠。狂风刮过，沙地一派平坦光滑，一团一团的风滚草给吹得连蹦带跳，撞击叉形的仙人掌。

我在捉摸，一旦我父亲当上州长，我在那里的生活会不会起变化，人们会不会两样对待我。我用不着猜测他是否会当选——这一问题的答案我早已知道了。

2

我八岁那年就开始注意到，家里餐桌上的谈话不可避免地会转到政治上去。那时候，我父亲，罗伯特·坎菲尔德，作为全国汽车公司的代言人在无线电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工作。我想假如餐桌上所谈论的是汽车——这至少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一个八岁的孩子能够听得懂的东西——那我会感兴趣得多。然而充斥我们每顿晚饭的却是评论、哲学和解释以及“指令”、“自由党党员”这一类的术语，还有关于艾克、尼克松、卡斯特罗和赫鲁晓夫等人的议论。也有沉默，那是在苦思冥想竞选、支持者、选民和民主党和共和党时的沉默。谈论也好，沉默也好，我都不喜欢，我所希望的是这一整套玩意儿能从地球上消失。对我来说，政治比我不认识的人的姓名和我不理解的词儿更令人讨厌。从远方传来了隆隆之声，它警告我，我所在的那块土地随时都有可能崩陷，它已是我们家里一个阴险的鬼魂，愈来愈大，愈来愈有威胁力，最后

它竟与我们昼夜相伴随。它似乎蜷缩在餐桌下面，伺机想一口吞下我在我的世界里所指望的一切。

“电视上没有可看的节目了。”我大哭大闹，因为有一次一连几天政治内容垄断了所有的电视台，挤掉了我所喜爱的节目，他们在电视上大肆渲染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保护本民族的“葬身之地”了。一天，我父亲对我们说：“假如空袭警报响了，我要你们都到梳妆室来，因为那里没有窗户。”他们的梳妆室很宽敞，四面都是镜子。不管谁走进去马上会变成好几个人。他的警告对我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一想到要在四面八方都是自己的影子的小房间里去呆上几个钟头我反而感到恐惧。几年过后，我认识到用他们的梳妆室当做防空洞的唯一的的好处，是在我们遭受辐射伤害之前，散落的碎镜子能把我们提前送上西天。

虽然我尚不能清楚地辨认我的对手而向它发出攻击，但是我并没有打算屈服而束手待毙。说起政治来，我不想听，当然也不想开口谈。每当话题转向这方面时，我就突然故意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盘子里的菜肴。奶油萝卜一次可将我催眠几分钟，黏在羊排上的一小块薄荷果子冻使我出了神，我象一个注视茶叶片的吉卜赛人那样注视着留在玻璃杯底上的一点巧克力牛奶，我数完菜里的小豌豆再数小洋葱。与此同时，他们议论俄国人，议论来自东海岸的参议员等等的嗡嗡之声在我头顶上回荡。偶尔他们也会停下来问问我是怎么想的，我回答说：“我？噢，对不起，我没在听。”对于这种回答他们是无法说我扯谎的。